

四之錄實「區放解」

北平的後幕鐵

著 韶 作 丁



行 印 司 公 化 文 國 中 新

7



鐵幕後的華北

這是二月一日——所謂「人民解放軍」開進北平的一天，早晨七點的時間，我接到北平市參議會議長，亦即華北七省市參議會聯合辦事處的召集人許惠東先生的電話，約於八點鐘，在北京飯店二百一十五號房會面，有要事奉商。我準時到達，即蒙告知昨晚接到李代總統的電報，約到南京，有所諮詢，並告知派有專機前來，在某機場降落，囑即回家準備簡單的行裝，嗣又同車到參議會，用電話與有關方面聯絡，驚悉機場已為共軍把守，專機未能降落，又折返南京去了。從此，許議長不得不變更他的生活，隱居起來，他也明白，七五事件的責任，共產黨是要攔在他身上的，實際，共產黨一進北平。就在報上宣傳，學生們要求「人民政府」嚴懲許惠東，不久許惠東就被逮捕起來了。本人仍往來平津，並前去熱河綏遠石家莊，以至於山東河南安徽，在城市在鄉村研究共產黨的理論與辦法，特別是一般人的反應。但代表華北七省市的民衆，向逃到後方的華北父老，向還沒有淪陷的同胞，向各級政府當局，傾吐他們的痛苦，他們的志願，未嘗片刻忘懷，終於最近離開平津，轉青島上海，來到民族復興基地的台灣。謹將華北人民的痛苦，華北人民的意志，在另一方面，共產黨的眞面目，敬陳於國人之前，這就作我的報告書看吧。

一 離開平津

共產黨得到一個地方，即開始軍管，這個時期，稱之為軍管時期。軍管時期的短長，是沒一定的，視情形而定。軍管設軍管會，詳言之即軍事管制委員會。軍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，副主任委員一人至兩

人。軍管會受前線司令部的委派與節制，指揮當地的政府，辦理軍管時期的一切行政事宜，爲便利起見，軍管會的主任委員，又往往是當地的行政長官，如天津的軍管會主任委員是黃誠，同時天津市的市長也是黃誠，北平的軍管會主任委員是葉劍英，北平的市長也是葉劍英。軍管會的下邊設很多的部，還有不管部，不屬於各部的，即由不管部來管。軍管會的中心工作爲接收，恢復正常秩序，維護正常秩序。

人口流動限「解放區」

對於人口的流動，原則是自由的，有時候，也是強迫的，有時候，則非常獎勵。這種自由，以所謂「解放區」爲限，換言之在「解放區」以內，任人流動。但這又分三月十一號以前與三月十一號以後，又分實際與理論，城市與鄉村。二月十一日以前實行路証制，即出外必須要路証（即路條），在城市要向所屬警察分局（改稱公安分局）請領，憑戶口單，毫沒留難情形，在鄉村由地方保甲（改稱街閭）區政府縣政府，有警局的由警局辦理，警局是路証的主管機關，旅途上警局的路証最吃香，有警局路証的人，差不多不問。路証的形式是沒有一定的，有的是印好的，有的是寫的。印的又分鉛印的、石印的、油印的。北平的最講究，是鉛印的，而且紙是極白極厚的磅紙，也寫的很多，沒鉛印與油印的地方都用寫，隨便一個機關的主管人員都可以，比方天津民國日報（改爲天津日報）的某記者回石家莊的路証，就是該報社長（共方所派）自己在一片紙上寫的。三月十一號以後，路証制取銷，據天津日報稱：理由是便利商旅往來。實際上，天津如此，別的地方未必如此，城市如此，鄉村又未必如此。由於各地不同，就苦了一般旅行的人。而且就是在取銷路証的城市，對於某特定人物，還是非路條不能行動。比方天津的路証是取銷了，但一般登記或被看管的人，想要行動，仍是要路條的。

要到政府區麻煩又艱難

8563
假若你要到政府區域裏來，則非路証不可。在軍管開始的時間，這路証是不難得的，稍晚，就比較麻煩。在北平，先要向保裏申請，經政工人員（亦名幹部）審問調查後，開個條子給你——假如沒有問題的話，憑條到所屬警察分局再換個條子，再憑分局的條子，到警察總局換取路証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最難的一關是第一關——政工審問調查的一關，通不過這一關，路証是沒希望的，但這一關偏偏又不容易通過。對於一般的人，政工是不怕的，對於公教人員，特別對於有地位有聲望有活動能力的，普通是所請不准的，或者還要引出很多的麻煩。到政府區域的理由，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回家探親或經商，就中回家這個理由用的更特別多且非常妥穩。在天津，到政府區域請領路証的辦法，與北平不同的地方，經所屬公安分局核准就可以了。

共黨已腐敗路証可偽造

由於公教人員的路証不容易領，公教人員想走的，迫得想另外的方法，或者是偽造假冒，偽造路証並不困難，因為路証沒有一定的格式，內容也非常簡單，此外還有便利偽造路証的，第一是不要照片，不打鋼印，第二是查的人，有知識的少，沒知識的多，碰見沒知識的人，只要有個條，只要有紅印，他也就放你走了，家在「解放區」的，在城市避難的地主先生們，不願回去，也得回去，為減少城市的人口，對於城市人的還鄉，「人民政府」非常獎勵，有所謂還鄉運動，還鄉的人，可以請求免票，但一經還鄉，就要服從「政府」法令，不得有反對「政府」的任何行為，否則即予嚴懲。關於此點，「華北人民政府」有辦法公布。

旅行真困難沿途搶劫多

鐵幕後的華北



離開「解放區」的華北，有四條路線，一條是西北，坐火車到張北轉包頭出寧夏，一條是西南，由石家莊經臨汾韓城西安寶雞入川，一條乘火車到南京，一條到山東轉青島臺灣廣州。這四條路線，以走青島路線的爲最多，從平津出發，到濰縣，有火車可乘，濰縣以後，則坐膠皮輪馬車，或者到南泉，循陸路到青島，或者到紅石岩，坐帆船到青島。在起初，大都是循陸路，後來因爲共軍搶劫利害，一般人視爲畏途，濰縣客棧老板也都勸告走水路。紅石岩是一個小小的碼頭，靠近水邊，到這裡，拿出路証，向公安局換取出口証，就可乘船到青島。走陸路有被搶劫的危險，走水路則有翻船的危險，只好付諸命運，奈何！奈何！船到青島，或者車到青島，都很方便。

沿途檢查搜劫金鈔

檢查是來政府區人們最考慮的問題，同時也是最焦慮最難應付的問題。那里檢查？那里不檢查？甚麼好帶？甚麼不好帶？這樣問如何答？那樣問如何答？萬一答不好，被送回來，將如之何？根據共產黨的法令，「中國人民銀行」收買金銀美鈔，但不賣出，同時並不准攜帶人出境，不帶點出去，到了政府區域，怎麼辦呢？帶金子好呢，帶銀元好呢，還是美鈔？擱在甚麼地方？……衣服應用等件如何？根據經驗，坐火車不檢查，坐汽車檢查。坐火車，只有在下車之後偶爾有檢查，即令檢查，因爲人多的關係，也比較的好。坐汽車，可就不同了，坐汽車，走鄉間，隨時被檢查，隨時有被檢查之危險。有個朋友告訴我，北平天津間，就被檢查十八次，若把沿途被檢查之次數合起來，從北平到青島，一共是四十六次，金銀美鈔，依法是應依照牌價向「人民銀行」兌換「人民幣」，但事實上，因爲沒有「人民銀行」，因爲不知道牌價，特別因爲恐怕就攔路程，被查去的金銀美鈔，在在皆是。被查去的金銀美鈔，也就只好自認倒霉，讓檢查的人員拿去「充公」了。

二 「解放」了的城市

失業與貧困

「解放」了的城市究竟是個怎樣的情況？假造警報，叫男人出一個城門，女人出一個城門，小孩子出一個城門，然後將男人弄去當兵，女人弄去配人，小孩弄去託養，事實是真的嗎？夜裏不准人家關門，聽音隊上屋隊到人家竊聽有無反共的談論，事實是真的嗎？某某人失蹤，某某人被看管，有這種事實嗎？還有許多別的傳說，我暫不肯定答復。因為這不過是若干地區的特殊現象，與大體沒甚麼了不起的關係。請先談大體，大體上，「解放」了的城市，到處充滿着失業的人們，到處籠罩着窮困的氣氛，失業與窮困是「解放」城市的寫真。

窮人受「優待」結果得不償失

「解放軍」沒有進城以前，不是宣傳「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飯吃嗎」？「解放軍」進城了，街上的標語，不也是「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飯吃」嗎？爲甚麼城市充滿着失業，籠罩着窮困呢？難道沒工做的，「解放軍」不想辦法嗎？沒飯吃的「解放軍」不想辦法嗎？事實上，「解放軍」進了城，對於失業的沒飯吃的，並不是絕對不想辦法，但這種種辦法，並救不了失業與貧窮，比方天津，「解放軍」進了城，對於失業與貧窮，第一個「德政」是在兌換「人民幣」上。普通人兌換人民幣，要十塊金圓券換一塊人民幣，失業的窮人兌，只要三塊金圓券就可以兌一塊人民幣，但以五百金圓爲限，五百金圓券，能兌多少人民幣呢？一百六十七。够一頓飯錢。去兌換這五百金圓券，可就費事了，往往一天兌不着，必須兩天。兩天的耗費，遠超過一百六十七塊人民幣？就是一天能兌着，再退一步說，就是立刻能兌着，區區

一百六十七塊人民券，也不能救了失與業窮困，實在，區區一百六十七塊人民券，普通不過够吃一頓飯罷了。

五斤小米難得嚴厲罪罰夠受

這一項「德政」，是天津「解放」後「解放軍」對於失業貧窮人民的措施。「解放軍」到了北平，到了任何地方也是這一套，接着調查有沒有沒飯吃的。對於沒飯吃的。先發五斤小米，後來又發十五斤。這也是天津的情形。共產黨進北平連這五斤十五斤小米也沒有了。就說發五斤十五斤小米，能吃好久呢？吃完了如何呢？吃完了去問區政府，區政府領着去見民政局長，民政局長領着去見市當局，也沒有辦法！他們很奇怪，怎麼又來要？給個五斤，給個十五斤，還不够嗎？他們很斥責來要的人，怎麼不另外想辦法？大家告訴：想做買賣沒本錢。於是介紹給「人民銀行」。「人民銀行」借錢是可以的，但須兩家舖保，失業的窮人，那里去找！商請區保長，區長保借不保還，「人民銀行」那能答應！無結果而罷。還有，吃了五斤十五斤小米的，要受共產黨政工人員的不斷嚴厲的訊問與嚴厲的檢查，倘如發現所報不實，要受到嚴厲的處罰，吃五斤十五斤小米的無不後悔。

餓死窮人工商關門

也有不少失業窮人，以為共產黨是窮人的，趁「解放軍」進城的時候大搶一搶，過這日子吧。這也是空想！「解放軍」進天津，確有不少的窮人，結隊行搶，也確有不少地方被搶，比方特一區徽州道的育德學院就是一例。育德學院存的麪粉，存的書籍，教職員的被褥，教室的桌椅，以至於門板玻璃：被搶一空，但共產黨對於搶是禁止的，甚至不惜就地槍決。那麼，失業的窮人搶的機會也沒有了，不

讓窮人搶，給窮人甚麼吃呢？，沒有！那麼，窮還是窮，窮的更窮，拉三輪車的不讓拉，坐三輪車的不讓坐，說這不平等不人道，但不讓拉三輪車，讓幹甚麼呢？沒有！不給別的謀生之道，豈不是叫白白的餓死！拉三輪的與之理論，他們也無話好回答，只好又讓拉，但坐的人可就少了。從此拉三輪的也不得了！航運不通，碼頭沒事，碼頭工人也不得了！「解放軍」到一個城市，設一個貿易公司，公司之下分無數部門，如糧食部，五金部……之類，又組織無數的合作社，把一般的生意都奪去了，再加社會的窮，無不門可羅雀，蕭索慘淡，那麼，一般的生意人也不得了！共產黨政府，高唱政府是工人的，工廠是工人的，這也是工人的，那也是工人的，工人成了天之驕子，小工業也做不成了，何況由於商業的蕭索慘淡，產品沒有銷路，幹工業的人也不得了！工商凋敝，銀行錢莊都無形停擺，有些乾脆來個關門大吉，有些老板和夥計清算，分家了事，有些老板夥計坐耗，到無可耗的時候解散，有些改行，有些出頂，照常營業的鳳毛麟角，照常營業的，能顧住開支，就算不錯。那麼，銀行錢莊也不得了。

遍地失業窮困解放就是捆綁

原來在新聞界做事的，由於新聞紙，新聞通訊社的全部被封，都變成了失業者。原來作律師的，由於共產黨不要六法，也都變成了失業。原來在政府方面做事下來的，在共產黨統治之下，都無事可做了。自以為不要緊的，準備共產黨進來辦交代的，交代後被裁的，也在在皆是。教育界的人，由於學校學生被共產黨招去上「人民革命大學」「華北軍政大學」或參加「南下工作團」，由於學校開不成學，他都紛紛失業，作寓公的名門貴族，同樣的沒辦法。社會上，充滿着失業的人，充滿着窮困的人。於是產生兩種現象，不如說兩種窮象。第一，是小市發達，第二是小攤普遍。假如你在北平，你坐電車，一過天安門，向東一望，從王府井大街口的牌樓，直達東單，整個的東大地，黑鴉鴉一片，就是新發展的小

市。在這小市，什麼都有賣的，同時在前門外天橋的小市也非常發達。你在天津、在張北、在承德、在瀋長，無不有這種情形。有東西的，自然可以拿到小市上去賣，沒有東西可賣的，就擺小攤、賣花生米、賣紙烟，賣肥皂。賣小孩的玩意、賣青菜……這樣的小攤，在共產黨進城以後，就如雨後春筍，大街小巷，轉灣抹角的無處沒有。擺小攤的人，各種身份的都有：你會看見漂亮摩登的姑娘，你會看見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……一位文化界的老前輩，從事文玩，開文玩舖，有廿多年，最近因爲大家吃飯還成問題，那有錢買古董買字畫，迫不得已也在門前擺花生攤，笑着對我說：這就是共產黨的文明！共產黨的文化！還有一位朋友，曾任某專員公署的主任秘書，又做過縣長，先向朋友借幾塊錢做青菜的生意，從前門外販買來，推到東城來賣，結果賣完了也吃完了，他又向朋友借幾塊錢做葉子烟生意，在北風凜冽之下整天守在某個街口，辛苦一天，賣的僅够吃的，賣完了又吃光了。將來怎樣呢？怎樣活下去呢？幹什麼呢？成了一「解放」城市百分之九十以上每個人心中的問題。誰也沒法解決，誰也在苦悶，誰也在恐慌。失業與貧窮，這就是「解放」了的城市。什麼是「解放」？這簡直是捆綁，倒懸才是實在的情形，倒懸還不能形容盡致，倒不如說，大家都在水深火熱之中。

三 「解放」了的鄉村

恐怖與貧困

「解放」了的鄉村，其情況比「解放」了的城市慘得多。對於城市，共產黨的政策是「寬大政策」「不清算，不鬥爭」。但從上一段敘述的情形看來，這「寬大政策」亦即積極不幫忙，消極不聞不問的政策，實際等於清算鬥爭，不過是消極的罷了。

城市自我鬥爭鄉村自充王八

城市裏的人，大多數是靠人掙錢吃飯的，人一不能掙錢，就開始自己對自己清算，自己對自己鬥爭，在持續狀態之下，總有一個時候，自己對自己會清算光鬥爭光的。消極的清算鬥爭，等於絕食的死亡。對於鄉村，共產黨行的，不是寬大政策，而是積極的清算鬥爭，又因為鄉村的人民知識淺薄，怕官府，怕事情，清算鬥爭的情形，其狠毒往往有出人意料者。

清算鬥爭，最利害的，即所謂「掃地除門」，即把所有的財產沒收，把所有的人趕出去，什麼也不給，死活非所問，有資產的人家，是過慣了舒適的日子，一旦被趕出家園，什麼不准攜帶，立刻變成乞丐，流落街頭。甚至倒斃路旁，真是慘絕人寰的事，不掃地不除門，也有很多罪給你受，或者戴綠帽子，打鬼臉，到市集上，到會上，喊自己是地主，自己是王八，自己對不住佃戶，勸大家別跟他學，或者坐在桌子上，不准動，不准小便大便，不給飯吃，硬硬的餓你幾個死去活來，或者奴婢在上，地主在下，叫他們大爺大姥姥，花樣翻新，舉不勝舉。不把你趕出門去，還給你留點食糧，留幾畝田，已經是一「皇恩浩蕩」了。若就一般的情形說，不管田分了的方地方或者沒分的地方，百分之九十幾甚至百分之百的農民所同聲一悲的，所最不得了的，所最感痛苦的，是「公糧」的負擔太重，重到不能生活下去！

納糧稅送柴菜超過耕獲甚多

共產黨的土地改革，或簡稱土改，沒有甚麼神祕，沒有甚麼新奇，實行耕者有其田而已，實行的方法，即所謂平分土地。以莊子為單位，將這個莊子的人口統計起來，將這個莊子的田地統計起來，以總人數除總田數就是每個人的畝數。在華北，甚至華中，每個人所能得的，普通二畝或三畝多而已，沒有

分的地方，每個人的耕種數，也不過二畝多或三畝而已，告訴佃戶說，這二畝多三畝多的所有權是你的了，佃戶應該是如何的高興！但這種高興是暫時的，轉眼就會風消雲散，無他，耕者有其田，更要耕者有其糧，耕者有其產，若是耕者不能有其糧，耕者不盡有其產，何貴乎所有權？與從前又有何種差別！事實上，佃戶取得土地所有權以後，佃戶的負擔更重了，過去的地主是小地主，現在的地主是大地主，過去的地主是無數個，現在的地主是一個，老百姓都很明白，現在的大地主，唯一的大地主，是毛澤東。都在給他幹，都得給他完糧，編完的比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爲重！比方一畝地，每年最多能出產一百二十斤小米的，所納的糧，一次一次的合算起來往往要超過一百二十斤，即令有餘，也是有限的，不夠過日子，已成了「解放」鄉村的普遍現象。鄉村，除了所謂公糧之外，還要出柴，還要出菜，沒有柴的地方，只好把桌椅柁機，把牀鋪樑柱，劈開送去。沒有菜的地方，送菜的常進城去買。

乞食都不可得硬要活活餓死

人民有沒有得吃，共產黨決不過問，最明顯的證明，是我在山東兗州鄒縣滕縣看的現象，在兗州車站，我停了半天，要飯的絡繹不絕，我喝一碗粥的時間，總有四五個，老少男女，衣服破爛不堪，個個搖搖擺擺，餓的支持不下去。一個茶館的老板娘告訴我，兗州、鄒縣、滕縣今年都是荒年，餓死的已不計其數，共產黨絲毫不想辦法，餓死活該。過去中央在這裏，還有辦法，還想辦法，不甘餓死的，想往濟南方面逃，鐵路不准乘車。有位婦人，抱着一個小孩，跟着兩個小孩，說是要往徐州作乞丐的，某老婆不慎，踏着他的東西，放聲痛哭，說要飯的傢伙都被踏破了，沒法再買，於是痛哭，經大家勸解，方才息止。又有很多的人，餓着凍着，往徐州要飯。回來徐州的站上又禁止他們登車。他們差不多都背着十斤廿斤的米麵，這是乞討來的錢買的，或者在家賣田地的一點錢買的。這是他們的生命，同時也是他

們家人的生命。徐州站上的路警，一概不管，喝令他們下車，不下就打就推，打下來推下來的等個機會又偷偷上來。過了幾站，路警又上來。這一次，真是驚人動人的一幕，將他們全推下來，怎樣哀求都不行，有個十六七歲的少女，被推下來的時候，簡直哭不成聲，「老爺」「老爺」的喊聲不絕，並連連的喊叫「我補票」「我補票」！怎樣都不行，終於把少女拉下來了。他哥哥也不過十八九歲，未被推下去，但他帶的糧食，在哀號震天的時候，不知怎的不見了，他於車開後，痛哭起來，哭着說着：「一家八口兩天甚麼都沒吃了兩天都在等我這點糧食，這點糧食不見了，全家的生命都完了，全家完了老……」稍有人心的人，無不為之淚下，但共產黨的路警仍絲毫無動於中……！！

刮糧罰糧派糧逼老百姓上吊

還有令人氣憤，在人民餓死的時候，共產黨的公糧仍追得急如星火，死活在所不問，非照繳不可。不繳就關起來，絲毫沒有客氣的，有很多人痛心之餘，就吊死在看守所。吊死，活該，糧是沒得通融的。在人民餓死的時候，在鄒縣滕縣的車站月台上，竟有幾十大堆的米麵！這都是人民的生命！人民辛苦出產的糧，人民不自己拿來活命，這種所有權，有何用處？人民的生命，置之不聞不問，反把人民生命的糧食搜刮了去，這是甚麼「政府」！

向老百姓要糧，這是共產黨的「政府」，共產黨的工作幹部最大的工作。所謂公糧，固非繳不可，公糧之外，還要搜刮。在「解放區」，老百姓不准有餘糧，有餘糧迫得繳給「國家」。此門一開，可就苦了百姓了。怎樣叫餘糧呢！到多大數目，超過多大數目，才算餘糧呢？官有兩個口，那就全憑他認定，全憑他說了，搜刮的方法，是利用當地的本村上的流氓——他們所謂窮人，窮人組織窮人會，窮人會有窮人頭，窮人天天開會夜夜開會，檢討那一家有餘糧，報告保甲或區政府派員去搜刮。我在礪山時

，到了某村，親眼看見搜刮糧的情形，可憐老實的農夫，絲毫不敢抵抗的農夫，看見窮人頭來了好像小雞看見老鷹一樣，顏色立刻就變了，向我小聲說就是他！就是這個壞東西，領着來搜刮，老百姓日夜在焦心在想法，普通是埋在不甚注意的地方，堅不告訴在什麼地方，搜刮有了結果，報告的人，是有酬勞的，普通佔百分之三十，收入是很可觀的。

此外共產黨要百姓的糧，還有罰的法門。就是抓百姓的錯，一舉手罰，一動手罰，而且數目很大，比方，準備平分土地，先要辦理登記，要百姓們報，百姓們多不肯報實，若經村上的窮人告發，即縛到區政府或保甲辦公的地方，用種種的方法威脅你承認，不承認就要挨打，因為怕挨打，很多就承認了，承認了就得拿，拿不起的賣牛賣驢賣東西！

此外共產黨要百姓的糧，還有派的方法，這種方法最狠毒。共產黨「解放」了一個地方，不是立刻就分土地的，也是兩年三年沒有分的。在沒分土地以前就利用他的工作幹部基層組繁，調查所謂大地主，一經調查出來，就派拿多少多少公糧。這個數目往往是很大的，這個數目常超過所謂大地主的能力。比方，天津附近楊柳青，有一個地主，有六頃田，派拿六百石大米。田在佃戶手裏，每年只收點租穀，隨收隨用，那裏去籌劃這個大的數目！共產黨是不管的，不拿就押，押死你活該！

鄉村充滿恐怖百姓怠工減產

百姓們都明白：共產黨是一羣好吃懶做流氓地痞亡命之徒的大集團，共產云云，是這羣共百姓的產，共百姓的糧，共百姓的勞力所得，並不是百姓共百姓的產，並不是佃戶共地主的產。百姓們都明白：他們生是為共產黨生的，他們的產是歸共產黨的。為什麼要給共產黨生？為什麼產要歸共黨？百姓們都這樣想。於是有一種暗流普遍了農村，就是工作消極，享受增加，有即吃即喝即用，吃的喝的用的是屬

於自己的，儘量的吃喝用，爲什麼留給共產黨呢？工作，爲自己才有意義，爲什麼要爲共產黨呢？一方面由於工作的消極，享受的增加，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的多方搜刮，整個的鄉村，成了凋敝不堪的景象，並充滿恐怖。鄉村最怕的是政治委員，一般人都簡稱政委，政委配置在區政府，有指揮區長之權，區政府的任何設施，均必需得到政委的同意，也可說區政府是政委的執行機關。政委是流動的，天天在各莊子上轉，與流氓地痞勾結，刺探民間的消息，刺探誰有誰窮，決定如何辦法。政委好比是老鷹，農民好比是小雞，每聽政委到，無不爲之色變，政委又好比專制時代的欽差大臣，帶着上方寶劍，權力非常之大。聽見政委到，無不爲之辟易。但地方的保甲，鄉民也很怕。這般人員，大都是過去地方上的流氓地痞，拾大糞的，當短工長工的。誰也會想到，這般人員，一旦大權在握，是如何的了不起，他們是政委的耳目，政委的爪牙。他們每天想的，是張家有多少田，存多少糧，李家有多少房多少宅，王家有多少牛幾隻鵝；……他們每天計劃的，是怎麼樣把百姓們存的糧，拿到自己手裏。

「解放區」三多小孩女人老頭

政委保甲等代表共產黨，不但向百姓們要糧，他們還向百姓們要人。這也是百姓們所怕的。要人去給共產黨作工，要人去給共產黨軍隊抬担架，要人去給共產黨當兵。當兵，在「解放」區裏叫參軍。參軍聽着要比當兵好，事還是一件事。「解放」區的壯丁少得很，都參軍去了。共產黨叫人參軍的辦法倒也特別，用勸誘的方式，表面上說，參不參是出於自動的，被勸的人有選擇的自由，但事實上，他叫什麼人去，什麼人就得起。方法：一次勸不動，再勸第二次，二次不動，三次四次，以至無數次，到了不勝其煩的時候，也就只有答應。從滄州前一站姚官屯下車，同一位農夫談天，這位農夫說得好：共產黨畫一個圈子，叫人站在中間，談民主，談自動自願，豈不是鬼話。站在共產黨的圈子裏，那裏有民

主，更那裏有自動自願！自願參軍，騙人而已！在所謂自願之下，「解放區」的壯丁都參軍去了，剩下的，只是些殘弱婦孺。故所以到「解放區」特別所謂「老解放區」。莊子上的人三多，小孩多，女人多，老頭多。農民，同城市的人一樣，也都在水深火熱之中。

「解放區」對共產黨的態度

冷淡懷疑反感

在水深火熱中間的「解放」人民，對於共產黨是一個怎樣的態度，最好拿天津進步日報（即以前的天津大公報）某日的一篇社論來說，題目是思想改造，劈頭說共產黨此次的「革命」不同尋常，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革命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對「解放」區的人民，竟「視同陌生」。發生「懷疑」，以致於「反感」，表示非常驚訝，大不謂然。這種態度，在進步看來，原因是「解放」區裏的人民思想頑固，於是就主張改造。如何改造法，姑且不提。共產黨認為嚴重，則是事實。所謂民主人士的章乃器，在參觀過東北的「解放」區以後發表的感想文字裏，對於人民這種視同陌生，懷疑，反感的態度，同樣的加以承認，同樣的說共產黨感覺頭痛，章乃器說：「解放區」人民看共產黨的工作人員，也不過是一批新「官」而已，看看你能怎麼樣，概採取觀望的態度，不合作的態度。共產黨壓迫沒有辦法，當然只好照着辦，但決不自動的去做，決不自動的參加共產黨工作。

秧歌扭動有礙觀瞻

爲甚麼「解放」逼得人民對於共產黨會這樣的態度？一言以蔽之，由於共產黨胡鬧而沒辦法。共產

黨胡鬧沒辦法，怎會有今日的成功？這話說起來長得很。請先談談共產黨的胡鬧沒辦法。扭秧歌是一個例子。秧歌本來是有地方性的，並不是到處鄉間都有秧歌。共產黨把他看作個普遍性的東西，已經是一個錯誤。且所謂地方性，包含着城市鄉村的意思，鄉村的應擱在鄉村，不必拿到城市裏，共產黨將鄉村的玩意拿到城市，這是第二個錯誤。秧歌也有它時間性並不是一年四季甚麼時候都可以唱，共產黨不管地方與時間，「解放」了一個城市或者一個鄉村，就扭秧歌，這就是第三個錯誤。秧歌就是河南的花鼓，唱的是調情的曲子，舉止動作往往盡淫蕩表演之能事，迎合最低級的趣味，合乎一般人的胃口，但對於高度文化的城市，實在是一種侮辱，共產黨的秧歌，妙處在扭。扭者，轉動之謂也，那是轉動屁股。隨着音樂，屁股不斷的左右轉動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即謂之扭秧歌，音樂簡單萬狀，調詞是「槍！槍！槍！槍！」槍！槍！槍！槍！進三步，退兩步，或者進三步退一步，扭秧歌還有第二個妙處，是與高蹺旱船等玩意配合，在一槍！槍！槍！槍！之下，表演極其淫蕩的動作，往往只差一點就到了……真是淋漓盡致，舒服快活！若是與反政府的宣傳配合起來，那就不但令人作三日嘔，簡直要令人憤然起火了。最常見的有二種，一種是裝蔣××宋××與孔陳所謂四大家族與美國間的表演或者裝蔣××李××美國與士農工商間的表演。都是一槍！槍！槍！槍！之下進行着，嘻，笑，怒，罵，無微不至，實在有礙觀瞻，有辱國體。蔣××是全國八年共同擁戴的抗戰領袖呀！國民政府是全世界各國共同承認的政府呀！一切在所不顧，怎能不引起「解放」區人民的反感呢？扭秧歌這種原始時代的玩意，扭秧歌這種單純的粗俗的玩意，有什麼了不起，而天津軍管會文藝處處長兼天津日報文藝副刊主編名荒煤者，竟強調他的文藝性，認為這是農工階級無產階級的藝術。對於一般同志「不好意思」再在街上扭，認為自視過低，千不該，萬不該！有高度文藝修養的城市如平津，怎能不嗤之以鼻，而認為開倒車呢？

事事開會會會淒涼

再舉一個例子，就是開會。共產黨好像是個非常民主的，什麼人都有會，什麼事都開會。其實天曉得，會是什麼人操縱，事是什麼人決定。不管是怎樣的公開秘密，他總要這樣做。在「解放軍」進了城之後，總是叫開會。開什麼會？討論什麼？說些什麼？共產黨的工作幹部，多莫名其妙「土地堂」。城市的人，無論男女，知識水準普通都高於他們，他們那能受得住！受不住，他們還硬是對你說，又那能不引起人的反感！挑撥離間的方法，在城市也大行得通。叫到會的人發表意見，誰也不發表。因此，每會都是在無精打采的淒涼情形下結束。還有一層，或者是他們沒有想到的，是城市時間的寶貴，任何職業方面的人，特別是一般苦力，一般勞動階級，都沒有工夫同他們開會，同他們閒聊閒拖，飯管吃嗎？就是管勞動階級的飯，勞動階級還有妻兒老小，這些人的飯誰又來管？勞動階級的飯不管，勞動階級妻兒老小的飯不管，叫去開會，又怎能不引起人的反感？再有主婦們，同勞動階級的情形相同，她們天天愁着柴米油鹽，忙着小孩的拉屎吃奶等，也是沒工夫開會的。每逢要到，到到還是回去的，或者就派一個隨便的人阿貓阿狗去代表，應了故事！主婦們在家還是少不了罵共產黨：刮千刀的胡鬧，老娘不是去的！

人民沒有保障學生沒有書讀

此外共產黨胡鬧的地方還多着呢！劉佬佬進大觀園，窮耗子成精，燒的不知如何是好！這麼快的成功，絕對出乎他們的預料，二十年來，都是在鄉間打轉，一旦到了文化的古都，商業的天津，真是個個手足無措！處處沒有辦法！無論就那一方面說，都是如此，更壞的，是處處沒辦法，又處處要特別，其

結果是非牛非馬，一場糊塗，比方對於法院吧，「解放軍」進了城市，就將從前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的牌子摘去，掛上人民法院的牌子，隨着將從前的六法全書廢止，說這是壓迫人民的工具，幫助「反動政府」的兇手，舊的法官取消，舊的律師不用，案子怎麼辦呢？說根據政策命令，原則有三個，第一是人的成分，第二是時，第三是地，這已經太渺茫太寬泛了，程序法取消，程序沒有，時而當事人找院長談談，時而坐著談，時而站着談，時而有限制的談，時而無限制的談，要不要文字呢？開頭甚麼都不要，談談就行，後來要到執達員法警室報到，後來又要用紙寫點案由事實，起初紙不拘，格式是隨便，後來紙要用狀子，格式依照從前的樣子，又回到「爲什麼什麼事，竊……」六法取消了，六法的經濟背景社會背景改變了沒有？在共產黨統治之下，六法的經濟背景社會背景並沒有改變，那麼，就是六法的法律關係法律事實存在，六法怎能廢除！怎能廢除得了！六法既不能廢除，律師又焉能不用！特別的結果，是法官失業，律師失業，人民沒有保障！對於學校，共產黨一樣的沒辦法，一樣的要特別，要改革大學的課程就是一例。共產黨說，過去的大學課程不行，那麼什麼課程行呢？他拿不出來，以致大學無書可教，無書可讀！對於工，對於商，對於……無不如是，弄得整個的城市沒有辦法，弄得城市的市民都在水深火熱中！鄉村也並不例外。

事事沒辦法人人起離心

鄉村城市的人民，對於共黨，在「解放」以前，存的是畏懼心理，好像「紅眼綠鼻子，四個毛蹄子，走得砰砰響，要吃活孩子！」共產黨到了以後，看見並不是紅眼綠鼻子，蹄子上也沒有毛，不但不砰砰響的走，不但不吃活孩子而且是客客氣氣，一不打人，二不驚人，身纏着白手巾，或者戴着長毛的帽子，土氣十足，平常又平常，平庸又平庸，這種畏懼的心理，轉變而爲輕視的心理，又在共產黨木到以

前，鄉村城市的人民，都存着很大的希望，國民黨不好，共產黨來，就好了。共產黨來以後，看這沒辦法，看那沒辦法，一切沒辦法，這種希望的心理又轉變而為失望，對共產黨視同陌生、懷疑、反感，就是這樣來的，對共產黨的不合作，也基於這種視同陌生懷疑反感的心理。不合作即俗語所說不過電。人民同共產黨的隔離，並將與日俱增。假如人心是政治上很重要的因素，這實在是共產黨前途的一大危機。

「解放區」對於共產黨的看法

不能長久

共產黨進展之速，進展的順利，歷史上是少見的，頹廢派，失敗主義者，都在說中國大局已定，中國即將是毛家的天下。但「解放區」的人民却不是這樣的看法。「解放區」的人民咸認「其進銳者其退速」，共產黨進得快，敗的也快，決不會久長，少則半年一年，多則一年兩年，就會垮的，何所據而云然？有下邊的幾種理由：

風雨中的共黨每集會必風雨

(一) 天時——這或者有人說是迷信，但在歷史上，曾屢試不爽，即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，亦即一般人之所謂數歟！你說不是老天爺在表示他的憤怒嗎？在共產黨每次大舉動的時，天氣都非常之壞。首先二月四日的「解放」軍進北平的入城式。這一天的天氣之壞，為數十年來所沒有，風之大，人簡直在街上站住不，黃沙蔽空，眼簡直睜不開，而且冷得要命！可苦了一般天真爛漫

的小學生！同月十二號共產黨又要在北平天安門舉行「各界慶祝大會」，強迫每一家出一個人，却也是浩浩蕩蕩，但又不早不晚，恰巧就在他選擇的這一天，天又刮起大風，這一次沒有沙了，但是大雨，黑暗暗，陰沉沉，好像天在爲「解放區」的人民痛哭。在天津「解放軍」進來，是萬分冷淡的，什麼表示都沒有，而且，商店都閉住門，共方雖以停止營業相威脅，一個禮拜之內，也沒有開的。商會理事長不斷利用廣播通知各商店，要一律懸旗，藉表歡迎，懸旗的也寥寥，濱江道羅斯福路中正路林森路簡直沒有，「當局」對這種冷淡的情形不高興。舊曆年，全體市民也都非常冷淡，好像胸中有無窮的悲哀，有無限的惶恐。這種情況更使「當局」不高興以爲有意同他爲難。於是命令在舊曆十五燈節再過一個年，並強迫家家放炮放花，表示萬民騰歡，「當局」並命令於農曆一月十六日大遊行，表示歡迎。說也奇怪，久不刮風的天津，這一天也刮起大風，真是大風起兮土飛揚，個個蒙頭垢面，哭喪的臉子，瑟縮身體。大家都說這不是歡迎共產黨，這是給共產黨送殯！共產黨的報紙，對於老天爺不作美，也起了反應，他們說這是偶然，這並不是天怒。他們是不相信天的，他們是科學的，即令是天怒，他們也絕不理會。於是壯着胆子說：風阻止不住「解放軍」的前進，沙擋不住「解放軍」的衝鋒。

天誅地滅 共黨冷旱瘟一齊來

天要亡共產黨，還有三種事實，「解放區」人民這樣看。第一是氣候反常。誰也知道，平津的天氣是非常正常的，一年四季，各個節日，分得非常清楚，今年，自從共產黨進去之後就不然了，有一天，氣候三變，忽而下雨，忽而下雪，忽而冰雹，再就大講，今年冷的時間特別長，往年到了三月，已是春天的天氣了，今年一直到四月底五月初還是冷得非常，非皮大衣皮襖不能過日子。第二是特別的旱。往年，舊曆春節前後，總是有幾場大雪的，今年，簡直沒有，雖然有一兩次雪，但都小得很，以致麥子

沒法種上，莊稼下種也成問題。這種情形，不僅是平津，華北幾省，河北，熱河綏遠，察哈爾都是如此！華北七省的老百姓怎樣過春荒，怎樣活下去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，同時給共產黨當然也是個嚴重的打擊。第三是牛瘟，據北平「人民」日報載，庫倫向南，張北一帶發生牛瘟，死了四千餘頭，並在向南延展中。後「人民」日報又載：黃河以北也發生了牛瘟，並且向北延展四字。爲什麼不向南延展呢？北從庫倫，南起黃河，齊頭並進，向華北發展，不是專門對付共產黨嗎？不是老天爺打擊共產黨嗎？根據以上情形「解放區」的百姓認定是天要亡共產黨。

樹倒猢猻散

二、國際——在華北人看來，七七事變，蘆溝橋事變，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，此次平津的失守，平津的淪陷，將揭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。不早不晚，在平津淪陷之後，國際上醞釀北大西洋公約。對於這一舉動共產黨非常擾動，非常驚恐。我說共產黨，不單指中國的，是就全世界的而言，特別是領袖蘇聯。蘇聯發動擁護世界和平者大會，表示他的陣容，發動各國共產黨宣言，蘇聯如被攻或蘇聯的軍隊打到別國，各國共產黨（包括被侵略國家的共黨在內）決站在蘇聯方面，與蘇聯並肩作戰。中國共產黨，抓住這個機會，叫囂怒罵，來得更特別厲害。除毛澤東宣言決爲蘇聯與蘇聯並肩作戰，派大批所謂文化界領袖出席巴黎擁護和平者大會外，並發動平津的報紙，共產黨的機關報，大罵北大西洋公約，大罵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的各國。在他看來，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在遠東是爛熟了的，一觸即發。共產黨的報紙並透露，除了北大西洋公約，世界上反共的國家，還在醞釀地中海公約，太平洋公約，在共產黨看起來，這是包圍蘇聯，與全世界共產黨爲敵。在華北的「解放區」的人民看來，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，一旦地中海協定成立了，太平洋公約成立了，包圍蘇聯之勢做好，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就

要正式打起來。以民主集團的力量，打倒危害民主的蘇聯，是絲毫沒什麼疑問的，樹倒猢猻散，蘇聯倒下去，中國共產黨那里去呢？中國共產黨亦必亡，這是國際要亡共產黨。

沒有黨的黨決定中國命運

三、中國人——勝利以後，國共言和，共黨還承認第三方面，所謂民主同盟也以第三方面而自居。由於進展順利的緣故，共黨的態度變了，特別在得到平津之後，共黨態度更變，不堅承認第三方面。現在沒有第三方面了，現在只有兩方面，一方面是「革命的」，一方面是「反革命的」。當然，共黨代表革命的，其他都是反革命。凡是站在中共方面的都得取同一態度同一步調，不准有別的意見。過去以第三方面標榜的民主同盟，偷偷的來到共黨的陣營，住北京飯店，吃西餐，被人餵養着，也沒有人再談第三方面了，只不過替共黨唱唱幫腔，當當廣播器應聲虫。新華社發布了「將革命進行到底」(元旦)的社論以後，毛澤東發表了時局聲明(一月十四日)以後，民主同盟的人，或所謂民主人士，就隨着唱「革命」非進行到底不可，「毛主席」的八項條件非貫徹不可。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但第三方面的人畢竟佔多數，絕大的多數。在中國共產黨員有多少？據共產黨的報告，三百萬。中國國民黨員有多少？其他黨的黨員有多少？總共全人口的千萬之一而已。其他的人，吾稱之曰中國人，都是第三方面的人。這些人公正和平，中庸不黨，但望中國好，百姓安，這些人，雖然沒有黨的團結，但仍然保持着最後決定的力量。這些人固然不滿於國民黨，亦不滿於共產黨，希望有更好的政治形態出現。這些人，對於共產黨的「武力征服」「思想統治」。絕對不能忍受。這些人要亡共產黨。

翹首望中央

鐵幕後的華北

天要亡共產黨，國際要亡共產黨，中國人要亡共產黨，共產黨能不亡嗎？誰來領導？華北的人民，「解放區」的人民，仍殷殷屬望於中央政府。他們同在敵偽時期一樣，每天收聽中央方面的消息。每聽什麼地方勝利了，美國給幫忙了，則喜形於色。除聽廣播，還到處打聽。有的說，「解放軍」退回來的眼睛了，肚腫脹……則認為中央有了新式武器，只要不屈不撓，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。過去，對於中央，或不無不滿之處，現在心理都變了，現在又覺得中央比較好了。一旦中央兵臨華北，人民必箠食壺漿以迎，中央知道這種的政治局勢，充分應用，打倒共產黨，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他們來，就是華北人民對中央的願望。

書 碼 007.41
CALL NO. 8241
登錄號
ACCESSION NO.

007022

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
資料供應中心



鐵幕後的華北

作者：丁 作 韶

行者：新中國文化公司

價：銀 元 五 分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